



九域芸香

书楼觅踪

中
韦力
著

甘福·甘熙·津逮楼 打破『金石录十卷人家』神话 / 581

瞿绍基·铁琴铜剑楼 一张琴和一把剑成就一座书楼 / 590

陶澍·印心书室 曾捐款一万两筹建惜阴书舍 / 598

汪士钟·艺芸书舍 宋版收藏之最，黄跋由其而贵 / 606

张金吾·爱日精庐 夫妻共同爱好藏书 / 612

龚自珍·羽琇山馆 经学名家之后，近代启蒙之先 / 621

黄奭·个园 藏书楼的名称应当叫汉学堂 / 629

顾文彬·过云楼、西津草堂 书画名世，古籍秘藏 / 638

吴云·两罍轩 因阮元的两件青铜器将堂号改名 / 647

赵烈文·天放楼 以一部日记名天下的藏书家 / 654

薛福成·传经楼 上万言策，仿天一阁 / 663

汪鸣銮·万宜楼 被慈禧太后罢职后开始藏书 / 673

王颂蔚·写礼廐 因早逝著作《周官义疏》未完成 / 682

吴引孙·吴筠孙·测海楼 用十年时间收集二十四万卷藏书 / 690

刘鹗·抱残守缺斋 甲骨著录第一人 / 699

沈汝瑾·鸣坚白斋 为吴昌硕的画作题画传 / 706

目录

8

江苏

沈括·梦溪园 为石油命名并沿用到了今天 / 445

尤袤·遂初堂 抄书抄到了『脱腕』 / 454

王世贞·弇山园 用一座庄园换取宋版『两汉书』 / 463

赵用贤·赵琦美·脉望馆 因《古今杂剧》而得大名 / 472

钱谦益·红豆山庄 因一颗红豆写出了80万字巨著 / 481

冒襄·水绘园 为董小宛悲痛写下《红楼梦》? / 490

顾炎武·读书楼 影响了清代的藏书理念 / 497

顾嗣立·秀野草堂 30年编一部《元诗选》 / 509

安岐·古香书屋 在藏书这件事上，他是哪国人不重要 / 515

马·街南书屋 马氏献776种藏书给四库全书馆 / 524

秦蕙田·寄畅园 用38年时间写出了《五礼通考》 / 532

袁枚·所好轩 藏书及身而散，只为看到如何散佚 / 543

毕沅·经训堂 藏书九十万卷，至今无人可及 / 552

洪亮吉·更生斋 把藏书家分为五等 / 561

顾之逵·小读书堆 藏书《礼记》成就其弟顾千里 / 573

10
安徽

郑振铎·玄览堂 借钱买书的『书魔』/ 839

王大隆·蛾术轩 为稿抄校本张目/ 847

朱龙湛·千明楼 独辟蹊径，千明难成/ 854

程敏政·务本堂 文名天下，刻书独钟/ 863

俞正燮·四养斋 蹢躅科场，佣书为业/ 870

胡积堂·笔啸轩 藏书无人问，美景任人游/ 877

方宗诚·九间楼 桐城文章得传，九间书楼仍在/ 884

吴汝纶·半山阁 桐城后劲，曾李主笔/ 891

目录

9

上海

陈庆年·横山草堂 十万藏书付一炬 / 715

邓邦述·群碧楼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 722

杨寿楠·裘学楼 所藏之书被祝融收走 / 729

吴梅·奢摩他室 戏曲迷专收戏曲类古书 / 738

顾颉刚·宝树园 一生与书相伴，买书成瘾 / 744

陶宗仪·南村草堂 积叶成书，难弃宏志 / 759

归有光·世美堂 生平无他嗜好，独好书 / 766

王昶·春融堂 打仗不忘倡修四库 / 773

陆锡熊·书隐楼 四库功臣，四库苦臣 / 782

郁松年·宜稼堂 海上巨贾，刊书尤善 / 792

赵元益·峭帆楼 书随祝融去，译作丛刊留 / 802

盛宣怀·愚斋 收名家旧藏，建开放书馆 / 8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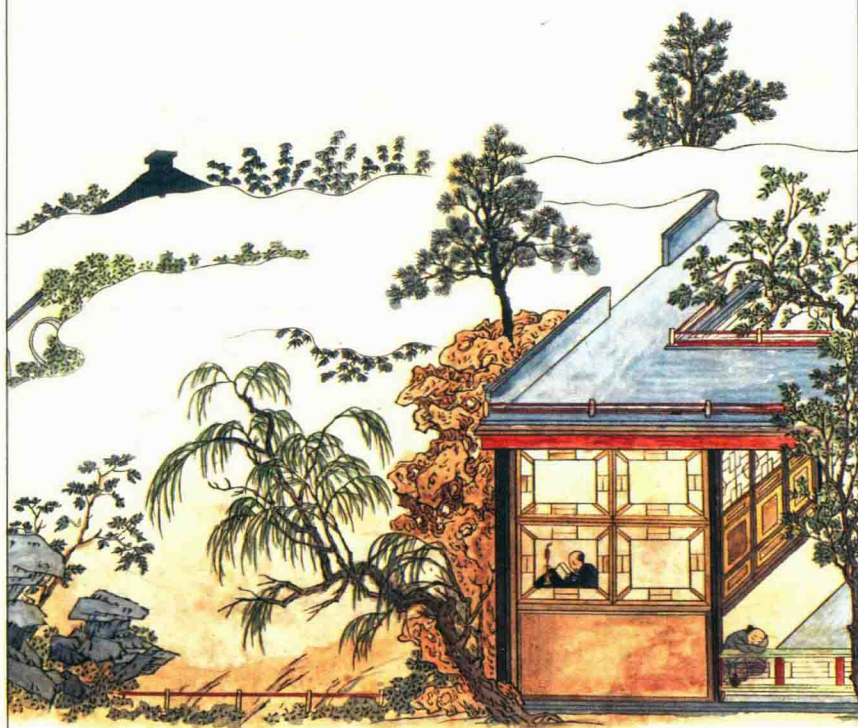
潘宗周·宝礼堂 以超黄丕烈为藏书目标 / 818

冒广生·绛云楼 迷信也要信 / 825

刘体智·小校经阁 藏书宏富，青铜甲骨 / 831

.8.

江苏



沈括

(1031—1095)

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汉族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出身于仕宦之家，幼年随父宦游各地。嘉祐八年（1063）进士，授扬州司理参军。神宗时参与熙宁变法，受王安石器重，历任太子中允、检正刑房公事、提举司天监等职。元丰三年（1080），沈括出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驻守边境，抵御西夏，元丰五年（1082）因永乐城之战牵连被贬。晚年移居润州（今江苏镇江），隐居梦溪园。绍圣二年（1095），因病辞世，享年六十五岁。



沈括·梦溪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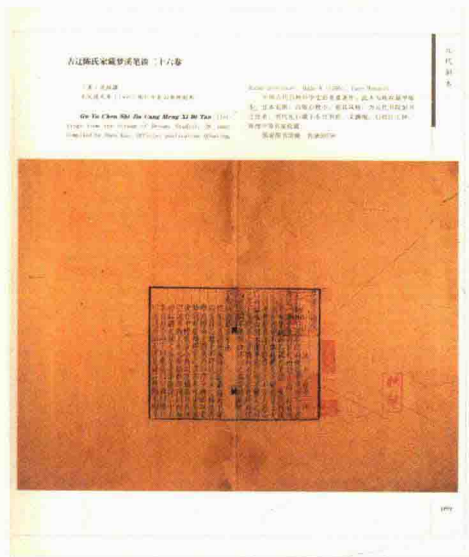
为石油命名并沿用到了今天

“百科全书”似的全才人物沈括，在年少时期就喜欢读书，二十四岁蒙父荫踏上了仕途，跟校书有关的官职有数个，让人不得不相信他就是一位伟大藏书家。而此行拜访梦溪园最令我欣喜的事情竟是花两三块钱买了本《镇江书话》。

我从小接受的爱国教育之一，就是自己伟大的祖国有着更为伟大的四大发明，那个时候的语文课本中收录的文言文仅有几篇，其中必有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毕昇活字的那段话。因为这个原因，我知道了毕昇，也因为毕昇而知道了沈括和《梦溪笔谈》。我坚定不移地认为，活字印刷术就是中国人毕昇发明的。

可是，大概在十余年前，韩国人开始向联合国申报他们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国。这个说法当然让爱国的中国人很愤慨，于是组织了一系列的专家论证会，坚决要证明中国人的活字发明权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因为这件事，我得以结识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副馆长魏志刚先生和研究专家尹铁虎先生，他们请我参观了这个专业的博物馆，后来还请我去参加他们的研讨会。尹先生对活字发明的研究锲而不舍，曾几次到湖北的英山去考察毕昇墓，还跟人共同合作，按照毕昇之法制造出来一些泥活字进行实印，以此来验证毕昇之法的可行性。有一次跟尹先生见面时，他送给我了一件礼物，那件礼物太过别致：是他请人制造出的泥活字字钉，而这个字钉就是我的贱名。后来，他还试制了泥版，又制作了一个用胶泥法制作的整体印章。

因为这些交往，使我对古书中的活字本大感兴趣，也由此知道了活字本的难得。再后来，学习大藏书家周叔弢搞活字专题藏书的方式，我也东施效颦地把活字本当作藏书专题之一。这么多年过去了，总算也小



《梦溪笔谈》元大德九年（1305）陈仁子
东山书院刻本



《梦溪笔谈》光绪三十二年（1906）
番禺陶氏精刻本

有成绩，每想到这一层，我就要感谢《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如果不是他记载毕昇的这个活字发明，就不会有人知道这段史实，如果这段史实不被世人所认可，那么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就变成了四缺一。

但是我也知道，把沈括拉进藏书家的队伍多少有些勉强，因为我费了不少力气，以主题为先的形式去查证沈括藏书的史实，但得到的资料很少。虽然很少，但毕竟还有，其中有两点较为重要，可以看作我把他列入藏书家的重要依据。

证据之一是沈括在年少时期就喜欢读书，在他母亲的教导下，十四岁时就读完了家中藏书，由此可证其家确实有藏书。历史上这段记载，是想用读完家中藏书来表示沈括家藏书量不是太少，否则的话，仅几部书读完了，那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第二个依据，则是沈括在二十四岁踏上了仕途，三十三岁考中了进士，三十六岁，他被安排在京师昭文馆去校勘书籍，后来又担任了史馆检讨。到了宋熙宁六年（1073），沈括又做了集贤院校理。这几个官职都跟校书有关，只是不知道这算不算当时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他这样多年接触书籍，按照郑伟章先生的说法，肯定能列入文献家之列。从这两点说起来，我觉得在沈括的一大堆头衔中，再给他扣一顶藏书家的帽子，应当不会受到“友邦惊诧”。

基于这种想法，我来到了镇江，去拜访沈括的故居。镇江人民还没有忘记这位先贤，在各种资料中都能查到梦溪园，梦溪园就是沈括故居的名称，还在地图上查到了一条名为梦溪园巷的街道。

从酒店打车，很快就到达了梦溪园巷。这个“巷”字误导了我，至少在中国的北方，“巷”是比“街”低一级的称呼方式，近似于北京的胡同。而这个梦溪园巷，以北方人的看法，称之为街，绝不过分。这条小街看上去颇为齐整，但街上的行人和汽车都不多，给这个古居增添了一些幽静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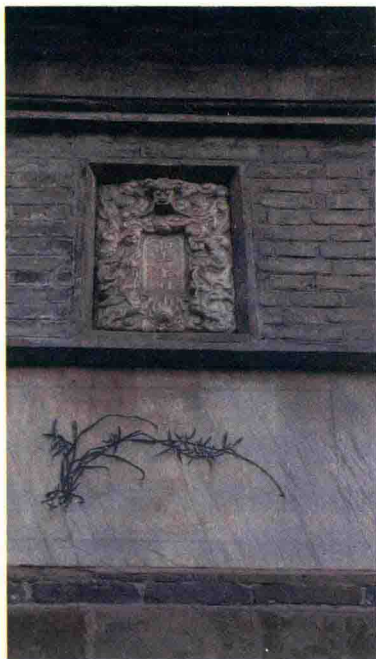
从外形看，梦溪园是一片青砖灰瓦的仿古建筑。我从资料上知道，沈括的旧居是1985年在梦溪园原址上重建的，原来的面积大约占地十亩，而现在恢复的仅两进院落，占地两亩。虽然只有原面积的五分之一，但于今而言，能在原址上恢复起古代的名人故居，已经是很难得的一件事了。对于当地来说，这当然是赔钱的事，如果把这些旧居都拆了，搞成商品用地，那肯定又能得一大笔钱。如此想来，能够有这样一处古迹让后人来凭吊，已经算是很有人性的壮举。

梦溪园的建筑风格有些奇特，尤其那个入口，有点儿像一些寺庙的山门，完全不是传统江南民居的式样。在入口处的门楣上，嵌着几块汉白玉材质的匾额。正中的大门之上，刻着“梦溪园”三个字，这几个字是出自茅以升之手。大门的左右两边，从外形看，原来也是两个小门洞，不知什么原因，门被封了起来，但上面仍然嵌着条形的大理石。

参观梦溪园不需要付费，入口处摆着一张条桌，桌子上放着参观登记册，旁边平摆着几本书，其中一本的书名瞬间吸引了我的目光，这本书竟然是《镇江书话》。我来当地寻访，当然更希望能找到多一些的线索，



梦溪园



圣旨碑额嵌在了这里



梦溪园中唯一的古物



沈括故居

这本书对我当然算得上是雪中送炭。然而，这几本书摆得过于整齐，我看了下其他的几本书，都是关于镇江的各方面介绍，这让我弄不清楚摆在这里的书是陈列品还是商品。想了一下，还是等出来时，再打这本书的主意。

进入院内，看见一面侧墙上嵌着镇江市的文保牌，上面写着“沈括故居遗址”，说明这里的仿古建筑不是随便搞起来的“假古董”，而确实是遗址所在地。离铭牌不远的地上摆放的一些物品吸引了我。在石条地上，摆放了一些胶合板，胶合板上，排列着一些黑乎乎的泥块，这些泥块的颜色、土层明显不一样，它们排列整齐，每两条压在一张A4纸上，每张纸上还写着一些编号。这些编号我看不懂是什么密码。刚开始我猜想，这是不是一种当地胶泥，以此来试验毕昇的胶泥制造之法，否则，为什么这些泥块要陈列在沈括的故居之中。转念一想，不对，因为这是沈括的故居，而非毕昇。沈括的研究极为宽泛，他对毕昇泥活字的记载只是几十种重要记载中的一种而已，因此，这些胶泥如果用来试制活字，不太可能会摆放到沈括的故居之中。然而，应该往哪个方向去猜想呢？也许是地质考古所做的地层分析，可惜，院中无人，无法印证我的猜测。

这个小院的另一侧，则是沈括故居中的第二个院落。这个院落有些奇怪，它的地势至少比第一院落高出一米多，看上去像块地台。这处院落修成了月亮门，门楣上写着“花香鸟语”，不知道有何寓意。旁边还有块小牌，写着“梦溪园沈括纪念展”，看来这里面才是沈括故居的主要展区。小院的门口旁边有沈括雕像。这个雕像当然是按现代人的审美方式来制作的，沈括坐在那里，右手持书，左手作掐算状，双目微闭，可能正沉思计算着什么问题。雕像安置在一个半亭之内，院中的花草已经半势溃败，多少增加了一些苍凉的味道。

第二院落里面，是左右正对着的两间明层，中间的天井距离并不大，左边的仿古厅房门楣上挂着梦溪园匾额，两侧抱柱悬挂的对联竟然是金底黑字，颇有气派。这间展厅正门的屏风上，用线描的方式，刻着沈括的肖像。展厅的面积不大，沿墙陈列着一些展橱。若论古物，仅看到一方古碑，上面刻着“梦溪”二字，可惜看不清上面的年款儿，但从拓片的石花上看，至少有几百年的历史。展板上列着沈括一生的成就，按照今人的评价：沈



活字印书场景

括精通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他还是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军事家、外交家和政治家；同时，他博学善文，对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无所不精。他几乎成了“百科全书”似的全才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个能有这么多的头衔。

他对河道的治理发明了“分层筑堰法”。他对天文仪器铜壶滴漏进行了改造；他还改造了历法，发明出了“十二节气历”，按照天文学家的说法，沈括的“十二节气历”比今天全世界所采用的公历还要科学。沈括对数学也有研究，比如说他首先用“会圆术”的方式来研究高阶等差级数。他对地质学也有贡献，虽然石油在他之前就早已发现，但那时候，对这种奇怪的物体称呼上比较混乱，有人叫石漆，有人叫石脂水，还有人称为石脑油、火油，等等，而沈括是第一个把它称为“石油”的，这个名称沿用到了今天，成了唯一通行的中文叫法。沈括还研究过沧海桑田的变迁，研究过古代动植物的化石，总之，真不明白他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巨大成就。

当然，我这人很狭隘，对他的关心更多的还是藏书方面。沈括晚年回到梦溪园后写出了一部伟大的著作，那就是《梦溪笔谈》。这部书总共记载了609条古代各方面的科技发明和历史史实，其中有两条我最为关心。一条就是他对宋代宫廷藏书的记载，关于这一条他是这样写的：

前世藏书分隶数处，盖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馆、秘阁，凡四处藏书，然同在崇文院。期间官书多为人盗窃，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乃置编校官八员，杂讎四官书，给书吏百人。悉以黄纸为大册写之，自此私家不敢辄藏。样讎累年，仅能终昭文一馆之书而罢。

我对这段话感兴趣的原因，是由此知道了几个信息，一是古代为了防火，会把藏书分别放在几个不同的地方；第二个，古代宫廷校书竟然会用到这么多的人员；而第三个，就是官府的图书大多会被偷盗，这更加印证了我的猜测，为什么古代的官家图书馆藏了那么多的善本，最后大多都不知所踪了。看来，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古已有之，虽然皇权能够将善本集中起来，但同样散佚得也很快。而沈括的这段记载很有意思，皇家图书馆为了防备偷书，竟然发明出了这种方法，就是把皇家藏书搞成特殊的规格和制式。如果某书偷走之后，被他人看到，一眼就能知道这是从官府中偷来的，从此，就没人再敢偷书了。可惜，沈括没有记载这是谁的发明，我猜测这也是他想出来的一个妙招，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有把这个发明权安在自己头上罢了。

梦溪园中的展览，最有意思的一个栏目就是沈括记载的毕昇活字制法。在这个展厅内，布置出来一个小格局，里面用塑像的方式展示出了活字印刷的全过程。从颜色看，我觉得这些物体均是用胶泥所制，里面有十余个小泥人以不同的姿态操作着活字印书的各个步骤，但不知什么原因，其中一个小泥人躺倒在了地上，他的桌椅也翻倒在一旁。我搞不清楚这是什么场景，也许是不小心碰倒了，否则的话，以我的理解，在活字印刷史上没有一种操作方式需要躺倒在地，尤其是沈括对于毕昇的活字记载中，也没有讲到这一步。为了印证我的判断，我在此再当一回文抄公，把沈括关于活板的原文全部抄在这里：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五代时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

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炆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保藏。

不要小看这短短的几百个字，几百年来的一大堆科学家对它进行了翻来覆去的研究。就因为这几句话，才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对于世界文明史所做出的巨大的贡献。只是可惜的是，关于毕昇发明胶泥活字的资料太少了，否则的话，他国也就没有太多理由争来争去。因此，我觉得《梦溪笔谈》虽然记载了那么多重要的发明，似乎只有对毕昇活字法的记载，最受后世看重。也正因为这一点，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来此朝拜这位伟大的记载者，就是因为他这几百个字，才让我至今仍在孜孜以求地收集活字印本。

与这间展室相对的另一展室，也是仿古建筑，门楣上挂着“学坛巨擘”，进里面看了一遍，同样是介绍沈括的各方面发明，进门处的影壁描绘着梦溪园原有的规模，如此看上去，原来的规模果真比现在大很多。但无论如何，建筑者在这座仿古建筑的细部上已经尽了自己的能力，一些墙上的花砖和窗帘上的图案都设计得极为细致。

参观完梦溪园，回到门口时，我还惦记那本《镇江书话》。在入口处仍然看不到工作人员。走上前去用力地敲值班室的门，一个年轻女人探出头来问我何事，我顺手拿起这本书向她示意，她大声地喊：“这是卖的！”我问她怎么卖，她可能误解我要打折，于是斩钉截铁地跟我说：“不打折，定价！”这反而让我一愣，原来就这么两三块钱，于是很高兴地将钞票奉上。